

令我們汗顏的南蘇丹 — 李中志

蘇丹位居非洲的心臟位置，幅員超過台灣面積的五十倍，地廣人稀，人口只有三千餘萬。但蘇丹的歷史淵遠流長，從上古開始即同屬尼羅河流域光榮的埃及文明，並受其帝國統領，用中國人的講法，蘇丹是埃及「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」；若用中華民國的憲法邏輯，則蘇丹是埃及「固有之疆域」。埃及人顯然想法不同，但礙於歐洲列強的勢力盤據，第一波的民族自決運動並沒有吹到黑暗大陸。直到第二次大戰後，歐洲勢力已是強弩之末，逐漸從非洲撤出，蘇丹乃於 1956 年脫離埃及與大英帝國，成爲一獨立國家。

但西方列強爲德不足，就像他們看待台灣問題一樣，以其一向簡化的觀點來處理非歐美國家的事務，不顧南北蘇丹宗教文化、政治歷史、乃至於人種上的差異，包裹式地把南北蘇丹視爲一國，甚至對早一年已在南蘇丹爆發的分離戰爭視而不見。此一便宜行事造成蘇丹長達五十年的兩次南北內戰，僅有七零年代短暫休兵十年。有超過兩百萬人死於戰爭、屠殺，加上傷殘無數，是人類史上最殘酷的殺戮之一。

直到 2003 年，在蘇丹西部達佛的另一分離主義運動，爆發血腥衝突，蘇丹總統巴席爾被認爲主導種族屠殺，引發國際強力介入。在無暇南顧的窘境下，被迫與南蘇丹在 2005 年簽訂和平協議，並允諾南蘇丹在今年元月舉行獨立公投，南蘇丹的建國運動方見曙光。

超過 98% 的公投結果主張脫離蘇丹獨立，半年後，南蘇丹依此在當地時間 7 月 9 日凌晨，宣布「南蘇丹共和國」成立。首都朱巴(Juba) 萬人空巷，人們擁抱哭泣，享受甜美的勝利。這超過半世紀的血腥戰爭，將是南蘇丹民族記憶裡最光榮的獨立戰爭。目前固然百廢待舉，國家前途仍多坎坷，但過去的努力與犧牲如今已得到回報。

建國大典上，南蘇丹總統基爾的一段演說令人動容，他向那些仍在蘇丹境內掙扎建國的民族保證，「我們沒有忘記你們，當你們哭泣，我們也哭泣；當你們流血，我們也流血。我今天在此向你們立誓，我們將共同奮鬥，尋求符合正義的最後和平。」這是南蘇丹人民追求和平的信念，和平建立在正義之上，而不是建立在不反抗的奴隸之上。他們寧可走出光榮的阿拉伯文化，掙脫被強迫的認同，而以南方人、非洲人的自我認同形塑自己的歷史。

建國大典上最引人注意的貴賓不是西方政要，而是前頭號死敵，蘇丹總統巴席爾。巴席爾目前仍因達佛的種族屠殺，被國際刑事法庭通緝中。以蘇丹的觀點，要貧窮的蘇丹放棄蘊藏豐富儲油的南蘇丹並不容易，但巴席爾心念一轉，放手南蘇丹獨立，爲他原本血腥的事蹟，平添一樁少有的美事。在噓聲中，他與總統基爾並肩而站，致詞並祝福南蘇丹，化敵爲友，承諾致力於兩國的和平。

這算是今年的世界大事，此應許之國也將成爲聯合國承認的第 193 個國家。歐美旋即承認新政府並承諾提供必要援助，爲此新共和國製造安定的利基。我國的外交部也頗爲得體地錦上添花給予祝福，並揭櫫聯合國精神，指出「民族自決是聯合國認可的基本權利，國家的未來掌握在全體人民之手，南蘇丹人民雖歷經多年險阻，最終仍得通過公民投票和平邁

向獨立建國。」在執政黨與對岸視公投如毒蛇猛獸，且完全拒絕思考以民族自決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氣氛之下，外交部讓原本可行禮如儀的祝賀新聞稿帶有玄外之音，頗耐人尋味。

但另一方面，令人不解的是，包括中國在內的歐美日大國，無一不由國家領導人代表國家向南蘇丹祝賀，唯獨我國總統府保持沉默，由外交部二階官員出面。當天馬總統還在抱怨媒體只報卡卡，不報馬馬。我們實在看不出馬政府的立場在哪裡，是馬總統不知輕重？還是在兩岸關係高於外交的指導原則下，不願在敏感問題上讓中國誤讀玄外之音？若為前者，乃個人修為使然，暫不予置評；若為後者，那麼千里之外的南蘇丹人民恐怕要問，你們什麼都有，但你們在怕什麼？其實，答案正是「我們什麼都有」的迷思，墮落了我們的決心。比起在非洲黑暗叢林打拚建國的南蘇丹人民，自認「什麼都有」的我們，豈能不汗顏？

(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)